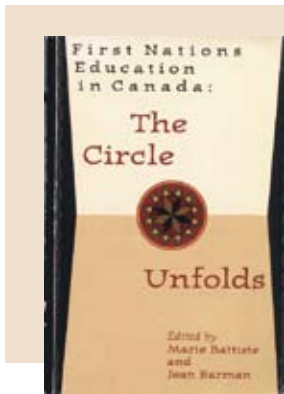


原住民教育的兩種論述—— 從三本英文原住民教育專書談起

原住民教育の二つの論述—原住民教育専門書洋書三冊について

Two Propositions on Aboriginal Education: On Three English Books about Aboriginal Education

文·圖 | 鄒岱妮



First Nations Education in Canada: The Circle Unfolds

《加拿大第一民族教育—循環的展開》

加拿大卑詩大學 (UBC) 出版

出版年：1995

編著者：Marie Battiste 與 Jean Barman (eds.)

關鍵字：印第安教育、藥輪、教育主導權、
教育的整體觀、賦權

書摘：

《加拿大第一民族教育—循環的展開》(以下簡稱《循環的展開》)一書企圖以原住民圖騰—藥輪，來建構加拿大原住民教育的理想模式。作者認為，加拿大原住民教育的重要分水嶺是在1972年印第安團體提出「印第安人主導印第安教育」的理念時，而本書便是希望在這樣的觀點下，重新檢視加拿大學校教育的所有面向，包括語文教育、科學教育、學齡教育和成人教育，並以印第安文化的整體觀來重新定義教育。《循環的展開》關注的主軸有四：

其一，強調教育與文化的相生關係—作者認為，教育與文化存續是相生的，紮根於印第安文化母土的體制和內容，才是成功的印第安

教育，而文化生命也唯有透過教育，才得以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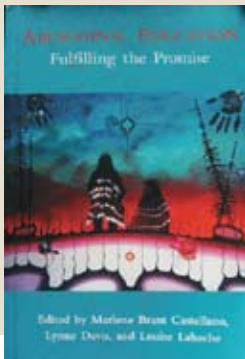
其二，完整的文化認同，才有成功的教育產出一過去政府的不當政策，使得印第安文化與部落面臨解組危機，進一步學生對於部落、家庭與族群文化的認同也快速崩解，這樣的認同危機造成學生學業成就低落和行為問題。重建部落的凝聚感和文化尊嚴，將能重建學生的自信心——而發展具有「文化適切性」的課程，則可以協助學生在認同的文化中得到完整而具有支持性的學習。

其三，強調印第安教育的「整體性」—作者主張教育的各個面向息息相關，不可切割，理想的印第安教育應該反映印第安傳統的宇宙觀以及文化一體觀。

其四，由下而上的教育主導權，才有成功的原住民教育—延續文化與教育的看法，本書重新定義「教育主導權」的概念。有別於過去強調教育權的「分權」和「參與」、教育機會的「平等」和以「社會化」為教育目標的觀點，本書作者認為若要達到印第安教育的「文化存續」的功能，則「賦權」(empowerment)是唯一管道。因為過去以「社會化」為目的的

學校教育，不免對將印第安的價值與文化邊緣化，甚至協助政府進行統合與同化的政治目的。因此，政府應將教育權下放給家長與社區成員，讓原住民決定合適的教育內容和方法。

本書關注的對象以加拿大印第安人(又稱第一民族)為主，強調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的教育體系，集結多位作者的研究和著作而成。



Aboriginal Education: Fulfilling the Promise

《原住民教育—實現承諾》

加拿大卑詩大學出版

出版年：2000

編著者：Marlene Brant Castellano、Lynne Davis與 Louise Lahache (eds.)

關鍵字：自治、原住民教育

書摘：

《原住民教育—實現承諾》一書(以下簡稱《實踐承諾》)收錄加拿大皇家原住民委員會(RCAP)的會議報告和研究資料成書。西元2000年，RCAP發表一系列加拿大原住民自治的報告，主張加拿大政府應修補歷史上的政策錯誤、重新建立原住民與加拿大政府的新夥伴關係，並進一步透過各級政府的協商，承認原住民的固有權利、促成多元形式的原住民自治—而原住民教育就是自治的其中一環。

作者強調，教育內容與教育方法應本於原住民的傳統智慧，從這個出發點展開的原住民教育，將能夠有效支持原住民的自治自決、語言復振以及文化永續發展，本書作者希望能夠透過一系列關於教育的討論，建立各界對原住

民教育議題的共識，其主張有：

一、教育權是自治權之一—RCAP強調教育權是原住民傳統的固有權利，也是自治權的一環。

二、原住民教育的整體觀—有別於西方切割精細的知識體系，原住民以一種整體性的態度來認知世界，學科之間息息相關。部落成員透過觀察與實踐來學習。而社區的長者則是傳遞知識的重要媒介。

三、原住民教育的一貫體系—在自治的基礎上，追求原住民教育體系獨立而完整的一貫性，從初級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就業分流到成人教育、終身教育。

四、促進平等—利用媒體與科技，如遠距教學與公共媒體的內容，來弭平階級與城鄉之

間的知識落差。進一步透過廣播與電視節目的製作與播出，提高原住民語言與原住民文化的曝光率。

五、加強認同—透過儀式的舉行以及團體凝聚等方式，提供都市原住民學生一個連結母體文化的管道，以促進都會地區學生的文化認

同。

本書強調原住民的自治權應包含教育權，完整的教育體系是鞏固自治的基礎。而原住民所追求的教育體系，除了學校教育之外，還有終身教育和傳播媒體。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Aboriginal Education: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原住民教育的革新與反抗—澳洲經驗》

澳洲西澳大學（UWA）出版

出版年：2003

編著者：Quentin Beresford與Gary Partington (e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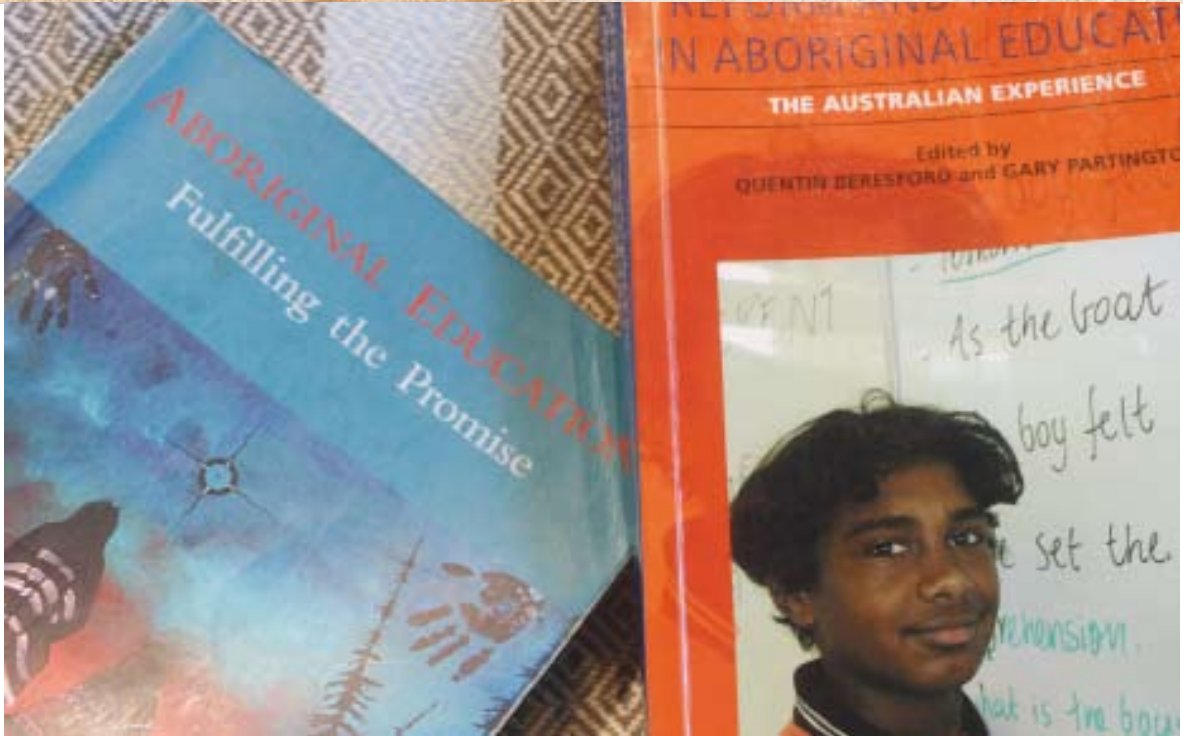
關鍵字：澳洲原住民教育、教育革新、反抗學校教育、教育產出、偏遠教育、犯罪、出席率、原住民健康

書摘：

《原住民教育的革新與反抗—澳洲經驗》（以下簡稱《革新與反抗》）由十篇主題互異、兼具實務及理論價值的論文組成，內容廣泛，包含歷史論述與教學實務等議題。除了學者專家的研究之外，編者耗時兩年諮詢原住民團體的意見，確認本書的觀點足以代表原住民族的處境和想法。《革新與反抗》真實呈現原住民族在州學校義務教育上面臨的問題，書中收錄的實例與建言，對研究原住民教育的學術團體、關心原教議題的原住民領袖以及從事原教工作的學校教師、行政人員而言，咸有深遠的參考價值。

《革新與反抗》指出許多澳洲教育工作者所面臨的困境—如何改變澳洲原住民對於主流

教育的（負面）觀點？因為澳洲歷史上的民族接觸經驗以及政府統治政策的緣故，原住民對於教育的經驗與看法具有多元性與多重性，除了原住民自身的個別經驗之外，還有集體性的經驗。本書將原住民教育的議題放在原住民經驗的歷史與當代脈絡架構下討論，希望讀者能夠從脈絡中理解原住民學生在求學過程中持續不斷的反抗過程以及教育革新的必要性。在章節安排上，本書從理論面與實務面，以訪談資料為基礎，來論述在語言課程、健康狀況、出缺勤率、學生行為、犯罪問題議題上，原住民族和州教育之間的關係，並兼論教師培訓、跨文化議題、課程設計、種族歧視等問題，並且更近一部細緻地觀察課堂上教師面對不同文化背景學生時的心理反應與行為。



可以發現原住民教育主要目標有三，一是彌補歷史錯誤、促進平等；二是修復社會文化裂解、減少城鄉差距；三是重新塑造認同、文化復振與鞏固自治。

評論：

關於原住民教育的專著，通常有幾項共通性。首先，作者通常必須回顧過去歷史上的族群互動與政府政策：時至21世紀，原住民教育仍然苦苦無法擺脫過去同化政策的苦果—原住民的學習不利、經濟弱勢與社會文化裂解，而當代原住民教育所企求的，便是根治這三個沉痾的良方。

其次，面對劇烈的社會變遷與原住民往都市聚居的都市化現象，都市原住民的文化認同、青少年次文化以及偏遠地區的部落教育資源不足，則是不同國家的原住民的共同困境。原住民團體除了期待政府挹注更多元的資源之外，也希望能夠掌握更全面的教育主導權，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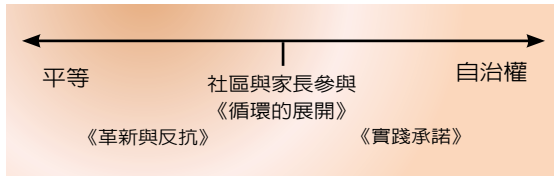
過社區與家長的參與，來縫補學生對於學校教育的疏離感與反抗行為。

第三，原住民除了視教育為階級向上流動的管道外，也期待教育能夠重新為文化注入活水，甚至，加拿大原住民更進一步視教育為原住民的自治權之一，教育也是鞏固自治權的基礎工作，由此，教育權不僅事關文化存續，更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教育權對原住民而言，除了是其成員傳統的固有權利之外，也是匡正社會不義的工具，更進一步是鞏固自治與民族存續的基本，同時，原住民自治又是實踐教育權的根本。像這樣的觀點，在爭取原住民自治方酣的國家尤為常聞。

第四，在教育內容和方法上，作者常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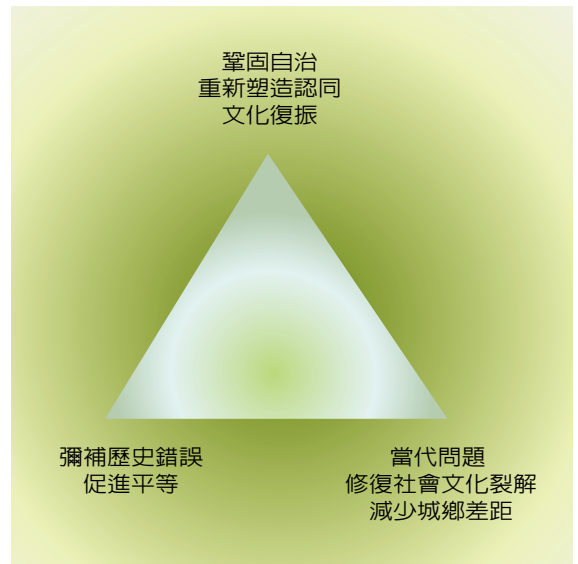
「文化的整體觀」這樣的看法，認為原住民的文化觀與學習模式有異於一般體制內的學科學習，而社區耆老所扮演的角色在其中尤為重要，這可能是學生在學習上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因此，課程革新與社區參與將有助於改善原住民的學習。

至於這三本書的差異，首先我們可以從「教育主導權」一詞來發現。如果將原住民教育的目標以兩極光譜視之，平等做為光譜的左極，而自治做為光譜的右極，則可以發現這樣的情形：



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除了國家的原住民政策有根本上的差異之外（加拿大政府在原住民自治議題上較為積極，而澳洲則以文化差異的態度來處理原住民議題），《革新與反抗》的作者關注的焦點在於如何處理原住民學生的學習不利，如何讓原住民學生融入學校生活，可稱為重視平等的原住民教育；《循環的展開》則著重於發展「自成一格」的原住民教育理論、教育課程以及適合原住民文化的教育內容和方法，也就是原住民主導的原住民教育；《實踐承諾》一書則更急切強調基於自治的原住民教育權，所謂的「自成一格」不止展現在內容上，更應發展原住民教育的一貫體系以及完全的主導權，從學校教育到社會媒體資源都在教育權之列，這是自治的原住民教育。

再就三種原住民教育的目標來看，可以發



現原住民教育主要目標有三，一是彌補歷史錯誤、促進平等；二是修復社會文化裂解、減少城鄉差距；三是重新塑造認同、文化復振與鞏固自治。

而這三個教育目標彼此又是環環相扣、相互支持的，有成功的教育產出，才有穩固的文化認同，也才有扎實的自治體制，反之亦然。因此當耆老凋零、部落人口流失、社區凝聚力不足時，教育單位寄望社區與家庭的參與並非易事，而教育若尚在蹣跚掙扎，以此為基石的自治體制顯然危矣。一旦教育與文化、自治相扣，似乎產生了更密不可分的難題，因為三者都茲事體大、複雜難解，而教育工作者在學校環境中面對學生問題時，如果要一同面對這樣龐大的議題以及他們背後各自錯綜複雜的變數，其無力感顯然不言而喻。

然而，至少三本書的作者都沒有告訴我們，這個相互支持的三角模型如何成立，又如何順利運作？◆